

修例爭議 應回歸法理和事理

議事論事

支振鋒

如果知道身邊「潛伏着」數百名甚至更多殺人放火的重犯，他們和你一樣工作、購物、聚會，但你就是不知道他們是誰，這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？如果你知道有重罪嫌疑人生活在你身邊，但由於法律障礙卻無法將其繩之以法，你又是什麼感受？

而這就是今天香港特別行政區750萬居民生活的現實。2018年2月，一位懷孕的香港女性在台灣旅行時，疑遭其同為港人的男友殺人拋屍，雖然該嫌疑人已承認殺人，但嫌犯逃回香港後，由於港台無司法互助安排，無法以殺人罪進行追究。正是在這個背景下，爲了堵塞法律漏洞，完善香港法治，維護特區秩序和法律正義，香港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交了《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。

實踐中，在國際社會，不同的司法轄區通過移交、引渡等方式進行刑事司法互助，彌合不同法域之間的正義漏洞，共同打擊犯罪，更是司空見慣。但香港反對派人士卻有着非常奇怪的思維方式和行事邏輯，爲了政治目的、意識形態，甚至個人私利，他們可以不顧香港同胞的生命財產安全和社會秩序，可以不顧那麼多無辜罹難的冤魂和被害者的痛苦。

反對派議員在立法會條例修訂委員會製造亂局，更多反對派人士組織抗議行動，還有人遠赴加拿大、美國、英國和德國「告洋狀」，用「黑材料」攻擊祖國，甚至在中美貿易戰的重要時刻，甘作外國反華勢力遏制中國發展的棋子和馬前卒。

討論應以愛國愛港為前提

香港回到祖國懷抱已近22年。二十多年「一國兩制」的實踐，不乏驚濤駭浪，也正因此，才能從中看到中央政府對「一國兩制」承諾的堅持，對香港穩定和發展的不懈努力。在這個過程中，無數香港同胞、歷屆特區政府，都投入其中竭力奉獻。但作爲一個偉大的構想，「一國兩制」在實踐中的某些具體方面和難度，並不是不能討論，這也是基本法下香港政治架構設計的應有之義。但討論的前提是愛國愛港，討論的基礎是法治憲制，討論的目標是繁榮穩定，討論的倫理是客觀理性，否則只能事與願違。

無論是基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95條的憲制依據，還是香港已經與世界上20個司法管轄區訂立有移交逃犯的長期協定、與32個司法管轄區簽署了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協定的法律實踐，以及維護社會公道正義和香港同胞生命財產安全的基本目標，對已經施行二十多年、「年久失修」、不能滿足香港法治完善與社會穩定之所需的法例進行修改，並且在修訂中將同爲一國不同法域的其他地區納入進來，都是最堅實的基本法理和最真實的樸素事理。特別是，此次條例的修訂，承襲國際慣例、遵循國際公約，嚴格保障人權，客觀評估情勢，並且以「八不移交」「雙重把關」的程序性規定來充分保障香港市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。

而反對派人士欺詐宣傳、動員對抗，這與他們一直以來勾結分裂勢力、大肆誣謠抹黑，以及煽動暴力與違法犯罪一樣，都是背棄法理、罔顧事理的叛國禍港行爲，也充分說明他們對民主、自由和法治的鼓吹不過是包裝政治圖謀和個人私利的「皇帝新衣」。（原文刊於《環球時報》）

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

美國無誠意 經貿難磋商



外交關係

徐貽聰

近日，面對美國方面再度進行談判的請求，我國外交部和商務部發言人都表示，中國的談判大門始終敞開，但建議對方帶着「誠意」來。態度明確、合理，誠懇、凜然，必然會得到全國人民讚揚和擁戴

，也會贏得世界主持正義人們的理解和讚賞。

解決國與國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，特別是涉及到分歧、爭端類型的事件，需要進行談判，平等的、平心靜氣的談判，以求得相互間的理解，達到合理、合法的結果，最終化解矛盾。其中，平等協商必不可少，誠意必不可少。這是人所共知的基本常理，本來無需提及，更無需向談判對方提醒。但是，在中美談判中屢次出現的奇怪現象，卻讓中方不得不事先公開做此聲明，希望美方帶着「誠意」來，應該是迫不得已，也是「誠意」的表現。

事實擺在世界面前，在爲解決由美方無端挑起的貿易摩擦中，雙方已經進行了十多輪經貿高級別磋商，中方態度和做法始終如一，帶着誠意、堅持原則，堅持公平、合理要求，誠懇地期望取得「合作、共贏」的結果。但是，美國方面卻蠻不講理，出爾反爾，還劃出很多「道道」，公然要求必須達成「只能有利於美國的」協議，並使出包括動用國家力量的各種手段，妄圖逼迫中國簽署「城下之盟」。美國的態度和舉措，理所當然地被中國拒絕，也被世界嘲笑。

世界上有約200來個國家和地區，彼此制度不同、道路不同、發展模式不同，處事理念和方式也不同。在當今時代，國家更有着大小、強弱的差異。儘管如此，一些國際公認的道理和原則還是必須要有的，而且應該被尊重。美國自恃強大、富有，不把其他國家放在眼裏，在世界上大搞霸權主義，蠻橫無理地欺凌其他國家，也想把中國作爲打擊、欺辱的對象。

作爲美國總統的特朗普在這方面的表現尤爲突出，也更爲任性、荒唐，早被各國人民看在眼裏。

世界變了，中國也變了，而且都是在本質上改變了。靠權威，靠經濟手段，甚至靠武力，都已經根本不可能達到控制、奴役其他國家的目的。在世界上相互關係和交往中，只能靠帶着「誠意」的平等協商，才能求得發展、進步、和諧、和平。在其他道路上，只會處處碰壁，遭遇失敗。中美經貿磋商的歷程，應該是鮮明的例證，應該是歷史的有效教科書。

不論中美貿易摩擦能否得到解決，特朗普都會繼續搞他的「美國第一」，中國也當會繼續走「改革開放」的路。作爲當今世界第一、第二大經濟體，如果能夠「誠意」合作，會對雙方有利，對世界有利；相反，則必定危及兩國人民，也威脅世界。看來，通過「誠意談判」，達成「共贏」結果，符合多方面的需要和期盼。美國能否不負衆望，只能拭目以待。

原資深外交官

反對修例的「聯署」鬧劇

焦點評論

文兆基

問題是，這些所謂的「聯署」，真是反映那些院校和教會全體成員的意見不？肯定不是，聯署只是部分成員的意見。既然如此，他們為何又要打着各間院校和教會的名義，發起這些些聲明呢？他們是否想製造錯覺，讓其他不明所以的人誤會，這些聲明是某間院校和教會的全體意見？如是者，他們豈不是騎劫其他成員的意見乎？反對派經常宣稱，自己支持民主自由嗎？為何又要做出騎劫民意之事？

更讓人感到惱怒的是，這些所謂的聯署，內容充滿着各種似是而非的觀點。以所謂的「拔萃男書院校友、師生」的聯署爲例，便宣稱修例將招致美國取消所謂的「美國—香港政策法」、「使香港獨特性逐漸消亡」云云。如此說法，簡直讓人莫名其妙！難道包庇逃犯，容許觸犯內地、台灣和澳門法律的人在港逍遙法外，便是香港所謂的「獨特性」嗎？

蠱惑人心的文宣工具

其次，香港真正的獨特性，乃是建立在回歸後實行「一國兩制」之上，一切的法理基礎，乃是建立在國家根據《憲法》第31條所制定的《基本法》之上，而非美國自行制定的「美國—香港

「一國兩制」面臨空前挑戰



知微篇

周八駿

修訂《逃犯條例》。特區政府在一年多前為通過「一地兩檢」條例已經歷不足為外人道的辛苦。特區政府如今為爭取《逃犯條例》修訂而已經、正在、還需付出的辛苦，數倍於通過「一地兩檢」條例。今後，相當長時間裏，現屆、下屆、再後幾屆政府，為維持有效管治和施政，將承受難以想像的挑戰和考驗。

從上世紀80年代香港前途問題提上中英兩國政府議程以來，無論是中英兩國政府談判聯合聲明，還是中英兩國落實關於九七前過渡的各項安排，以及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政制發展，香港一直是大國博弈的一個平台。美國以1992年通過「美國—香港政策法」爲標誌，逐步加速全面滲透香港，相對於英國傳統力量 and 影響日後來居上之勢。

直至修訂《逃犯條例》，中央只是在香港政制發展和遏制「港獨」上直接介入。修訂《逃犯條例》原本完全可以也應當由特區政府和特區立法會共同完成。但是，反對派史無前例地篡奪有關條例法案委員會權力，扭曲了香港正常的行政立法關係，迫使中央必須行使憲制權責。

中央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行使憲制權責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「一國兩制」的宗旨——維護國家主權、安全和發展利益，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。

《基本法》賦予特區高度自治，一系列經濟民生及其他社會發展議題都應當由特區政府決策和推行，但是，如果特區政府決策和推行遭遇反對派嚴重阻撓，出現如同《逃犯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無法在法案委員會被正常審議的情形，中央

政策法」。香港作爲國家的特別行政區，全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，都可要求特區政府移交逃犯，偏偏內地、澳門和台灣不可以，這樣說得過去嗎？是故，特區政府在《基本法》第95條的憲制基礎上修訂《逃犯條例》，完全合法合憲，輪不到美國說三道四。

另一個似是而非的觀點，在於這些聯署要求特區政府接納大律師公會擴闊香港「域外管轄權」的提議，又或者都是部分人所主張的「港人港審」。其實，港大法學院教授陳文敏也曾指出，大律師公會的建議涉及「域外管轄權」，未必完全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又或者需要獲得中央授權。他又指出，即使接納公會建議，搜證及傳召證人時仍會因難重重，或有礙控方舉證。

衆所周知，陳文敏立場一直傾向反對派，但是他也從法律的專業角度，指出擴闊香港「域外管轄權」或者「港人港審」未必合憲，還需面對檢控上的實質困難。撰寫那一大堆所謂聯署的人，為何又要選擇視而不見？那些聯署不是宣稱，他們在捍衛香港引以爲傲的法治制度嗎？要求特區政府接納未必合憲的「域外管轄權」或者「港人港審」建議，又算是捍衛哪門子的法治呢？

由此可見，這一堆所謂的「聯署」，不過是反對派虛張聲勢的文宣策略，其實際目的是協助反對派散播謠言，使不諳法律的市民受其蠱惑，從而製造群眾恐慌。什麼「捍衛法治」、「保持香港獨特性」，只不過是美麗的謊言而已。

時事評論員

將不得不給予領導和指導。

如果美國干預香港事務變本加厲，如果反對派阻礙和破壞立法會正常運作常態化，如果特區政府管治和施政愈益艱難，那麼，中央必定加強行使憲制權責。香港居民必須明白形勢變遷的因和果。

美遏華港不能置身事外

最近，看到兩位香港學者的兩篇評論，所提出的觀點不能不予以批評。

一篇評論是方志恒5月19日發表在《明報》「星期日生活」，題爲《中美新冷戰香港角色自由世界前哨？紅色中國前哨？》，稱：「概念上，美國在香港有三個可能選項。」作者對前兩個選項——對香港維持「原則性放任政策」和實行整體性制裁，持否定意見，傾向於第三個選項——對香港實行個別制裁即對破壞香港自治的個別人士／組織，實行凍結資產和禁止入境等措施。這種觀點，與去年有人希望香港如上世纪「冷戰」時期游離於中國與西方國家博弈之外一脈相承。

另一篇是袁彌昌5月21日發表在《明報》「筆陣」的《君臨城陷的鐘聲：修例爭議升級與中美角力》，指中央表態支持修訂《逃犯條例》長遠或使香港特別行政區淪爲焦土，是不安的。袁彌昌是一個有思想火花的青年才俊，但是，關於香港的論述沒有確立「一國」是「兩制」的前提和基礎的基本觀點。如果不予以改變，那麼，難免危言聳聽。

美國全面遏制中國，給香港敲響警鐘。香港不可能置身於外，也不會被破壞得變成「焦土」。堅定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，同近14億同胞共命運，沒有任何國家任何力量能夠阻止香港隨中華民族一起復興。

資深評論員、博士

反對派盡情蹂躪議會精神



議論風生

李偉雄

另一名資深議員石禮謙取代涂謹申主持會議，務求令委員會盡快選出正副主席，令委員會正常運作，可以審議條例草案條文。然而，反對派議員無視內務委員會「指引」，另起爐灶私下召開「冒牌法案委員會」。涂謹申通過其助理向議員發出所謂的「會議通知」和「議程」，格式和立法會秘書處發出的一模一樣。新界西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到警署報案，指「冒牌法案委員會主席」涉嫌偽造虛假文書；又指「冒牌法案委員會副主席」、公民黨議員郭榮鏗涉嫌串謀行使虛假文書，警方將案件列作「求警調查」處理，由港島總區刑事部公衆活動調查組跟進。

反對派議員從事這類疑似違法的行爲，實在是罔顧了言論自由的前提——守法，同時踐踏了立法會高舉言論自由的精神。

除了違規召開「冒牌法案委員會」外，反對派議員又用肢體暴力阻礙舉行會議，妄圖達到拉倒修例的政治圖謀，再一次盡情蹂躪立法會精神。5月11日，正牌法案委員會主持石禮謙進入會議室，準備舉行合法合規的法案委員會會議時，反對派議員運用了前所未有的暴力行動去破壞

會議舉行。據當時身處現場的議員所言：「反對派議員猶如爛仔上身，行爲之粗暴，超越以往我所見過的所有議會衝突，令人震驚」。市民透過電視畫面，可以看到反對派議員的行爲猶如馬戲團表演，實在感到痛心。也難怪石禮謙慨嘆，立法會變成了馬戲團。

又要反政府又想取公帑

自非法「佔中」及旺角暴亂失敗告終後，原本以爲只有一些思想不成熟的青年才會走向極端。想不到這股歪風亦滲入立法會，反對派議員顛倒是非黑白，企圖爭取更多對修例不甚了解的市民支持，令他們對中央政府、特區政府產生不信任感。可見「佔中」及「旺暴」期間高舉的「違法達義」及「勇武抗爭」歪理謬論，仍然荼毒着這群在議會中的反對派議員。他們不斷等待時機，重演「佔中」、「旺暴」這類違法行爲。

反對派議員在議會上的惡行及醜態，讓我們認識到這類心存歪念政客的可悲心境：一方面他們既要留在議會中享受豐厚薪酬及福利；一方面又要反對中央和特區政府。這班人受此矛盾心態的支配，常常發表一些對香港不利的言論。

最後，筆者期望反對派議員可以慎言慎行，不要隨意拿出「言論自由」作擋箭牌，以此掩飾其卑劣惡行。他們的暴行不但侮辱了自己，更同時蹂躪着立法會的精神。